



神秘的钥匙

SHENMIDE YAOSHI



天上掉下的钥匙

一座公寓大楼的后院里，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玩累了，正在休息。

院子四周是高大的楼房，因此院子象口深井。院子上空，和煦的六月的天空眼看着暗下来了。柔和的、紫蓝色的暮霭从四面八方聚拢来。楼房里，时而这儿，时而那儿，一扇扇宽大的窗戶里露出了灯光。但是现在，在濃郁的晚霞的輝映下，这些灯光显得蒼白而微弱。院子里一片靜寂，只是时而傳來隱約可聞的鬧声：模糊不清的人声，杯盘碰击声，微微压低的无线电声。在白色的窗帘上，象在銀幕上一样，闪过奇形怪状的人影。时有陣陣菜香引得人馋涎欲滴。

突然旁边什么东西嘩啦一响，孩子們吓了一跳，警覺起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恰尔里問。

孩子們奔去找尋。維謝林第一个发现掉下来的是一把钥匙。貝紹拾起钥匙，走到院子当中央，朝窗戶上細看起来。一个人也沒有。

“喂——喂——喂！”他尽力叫喊。

沒有一个人回答。貝紹聳聳肩膀，又叫了一次。還是沒有人回答。

“怪事！”他轉向孩子們說。“自己丟了鑰匙，人家叫喚，連應也不應一聲。”

“也許是那座房子里失落的吧？”維謝林提醒說。

“哪座？”

“瞧，隔壁那座！”

“胡說八道！要是隔壁房子里失落的鑰匙，它就掉在隔壁院子里了。”

“也許是扔的呢？”

“哪個傻瓜會打窗戶里往外扔鑰匙？”

貝紹是對的。隔壁院子和這兒院子之間隔著一道高高的磚牆，那兒蓋成“口”形的三座大樓，高孩子們那麼遠，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把鑰匙扔到這兒的。

“為什麼沒有一个人應聲呢？”維謝林莫名其妙地問。

過一會兒，迷著幻想計劃的孩子們，把天上掉下鑰匙的事忘了。再說，干嗎要老想著它呢？也許真的是誰把一把用不著的舊鑰匙丟出窗外……

不久天黑透了。上面一層樓里什麼地方有人彈鋼琴，什麼地方有嬰兒在哇哇地哭。孩子們已經決定分手回家了，突然間，一個穿白衣服的胖男人來到他們面前。

“玩儿嗎？”他親切地問，友善地朝他們微笑着。

孩子們斜眼瞧瞧這位胖胖的陌生人。他肩膀寬寬的，禿頂。

“玩儿，”貝紹不高興地肯定說。

“玩很久了嗎？”那男人好奇地問。

孩子們又互相看了一眼。不知為什麼，他們不喜歡這句問話。貝紹囁嚅說：“不很久……沒多久……”

“唔，唔……好，”穿白衣服的人和善地說。“噯，你們到底在這兒玩多久了呢？一個來鐘頭還是多些？”

“一個來鐘頭，”貝紹更不高興地回答說。

“噢！……你們在這兒沒拾到一把銅匙嗎？”

“瞧，原來是這麼一回
事！”貝紹心里想。

“拾到了！拾到了！”
孩子們異口同聲地嚷起
來。“簡直是從天上掉下來
的！”

“怪事！銅匙在 哪 兒
呢？”

“在我這兒，”貝紹回
答說，一面伸手到口袋里。

陌生男人用手背擦去
額頭上的汗水。

但是口袋里裝滿了五
花八門的玩藝兒，要在里
面找到一把扁平的銅匙，
還不容易吶。



“你們知道，我有一個小女孩……是個調皮鬼！比男孩子還搗蛋。她抓起鑰匙就丟到窗外去了！幸亏她媽媽及時發覺了！糟糕的是，連備用的鑰匙也沒有！”

“您住在这座房子里嗎？”貝紹好奇地問，一面繼續摸口袋。

“是的，”陌生人連忙回答說，又慌慌地加了一句：“你沒把它丟了吧？”

“沒丟，”貝紹滿有把握地說。“我哪兒也沒去。”他把口袋都翻過來，從里面紛紛落下瓶塞子、繩頭子、粉筆頭子、削鉛筆刀子……在所有這些墜物中終於出現了一把鑰匙。“瞧這不是！”貝紹高興了。“我記得我把它放在第一個口袋里的嘛。”

貝紹覺得那人几乎是從他手里搶過這把鑰匙。陌生人這種粗魯的舉動無論與他那甜蜜的聲音或是友善的微笑，都是完全不調和的。那胖子猛地轉過身子，連忙大踏步朝門口走去。

“有一——意思——的人，”維謝林拖長聲音說。“連謝也沒謝一聲！”

“大人全是這樣的！”別波也見怪了。“用得着你的時候和和氣氣，可過後……”

“這还用說嘛！”維謝林肯定說。

貝紹皺着眉頭，一聲不响。

貝紹回到家，不慌不忙地走上三樓，習慣地伸手到口袋里，掏出鑰匙，插進鑰匙孔。奇怪：鑰匙轉不動！他用力開鎖，還是不行。

別是走錯門了吧？不，門上閃着一塊非常熟悉的銅牌兒，上面寫着：“基利爾·安德烈也夫”。

貝紹拔出鑰匙，仔細地打量着。全明白了：這是別人的鑰匙，連上

面的齿儿也不一样。奇怪，别人的钥匙怎么会跑到他口袋里来呢？噢！明白啦！他大概把自己的钥匙错给了那个陌生人。真懊恼！

貝紹按了門鈴。開門的是母親。她是一個個兒不高的伶俐女人，白晰的臉上有一雙快樂仁慈的眼睛。

“今天回來這麼早？”她奇怪地問。“干嗎按鈴？你不是有鑰匙嗎？丟啦？”

“沒丟，”貝紹不樂意地回答。“爸爸在家嗎？”

“早就回來了。”

貝紹溜到廚房里去洗臉。他一邊洗著脏手，一邊想：“這些大人多怪啊！他們可以高興什麼時候回家就什麼時候回家，又沒有人阻撓他們，可他們總是急急忙忙往家奔。”

穿由衣服的人

直到第二天午飯前，貝紹才想起鑰匙的事。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彈子，无意中摸到了它。“哎喲，可憐的人！”孩子突然想起來。“他說過他沒有第二把鑰匙的呀！也許他直到現在還坐在鎖著的房門外哩。”

可是糟糕，連那人的姓名都不知道，怎么找他呢？貝紹開始回憶那陌生人的樣子：他圓圓胖胖，女人臉似的胖臉上滿是一道道皺紋。貝紹皺緊了眉頭。那陌生人的整個樣子——脾氣、諂媚的聲音和油膩膩的眼睛，都叫人感到討厭。“值得去找這種人嗎？”他心里想。“就是找到他，把鑰匙還給他，他也不會說一聲謝謝的。託他自己來找我吧！”可是貝紹想了一想，認為少先隊員不應該這樣。好吧，他會找到鑰匙的主人的，因為他知道那陌生人住在哪座房子里。

貝紹有一个朋友叫科斯塔，是电梯司机的兒子，这座大楼里所有的住户他全都知道。貝紹飞快地跑去找他。这时候，科斯塔差不多总是在电梯旁边替父亲的班。

真不巧，虽然电梯司机小房間的門沒有鎖上，科斯塔偏偏不在那儿。假如是冬天，貝紹就知道应当到锅炉間去找他，因为他经常是在那儿“保持汽压”（注）。可是夏天他能跑到哪儿去呢？

貝紹也似地朝后院跑去，那是全体孩子慣常碰头的第二个地点。他跑到那儿，猛一轉身，看見尤麗雅漂亮的連衫裙，科斯塔不自在地弯着一双赤裸的瘦腿，坐在地旁边一堆磚头上，正在用鉛筆刀削着木头做一只“金翅雀”。瞧他沉着臉，也不望尤麗雅一眼，只是一个勁兒地削着，就知道他在发脾气了。他只会朝尤麗雅发脾气，可是尤麗雅仿佛一点儿也沒察觉到他在发脾气。尤麗雅和科斯塔都沒有看見站在門檻上的貝紹。

“今天你們打算到哪儿去？”尤麗雅問。

“哪儿也不去，”科斯塔头也不抬，沒好气地嘟囔了一句。“今天我一整天替父亲干活。”

兩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我还以为你們晚上要去爬頂楼呢。”

“哪个頂楼？”科斯塔慌了。

“哪个？你自己知道哪个。”

“也許去的，”科斯塔一副厌烦样子，爱理不理地說。“是誰告訴你頂楼的事的？”

（注）就是在那儿管理发暖气的锅炉，使锅炉保持一定的汽压。

“誰？”尤爾雅警惕起來。“沒有誰，我不過是這麼想到，就隨便問問
罷咧。”

“不對，你說，是誰多嘴？”科斯塔追問道。

“說就說！是別波說的！”她突然脫口而出。“你跟你的那個貝紹就
以為沒有人告訴我了嗎？”

“好吧，讓他去多嘴吧！以後我們再不對他說什麼了！”

“你們帶我去嗎？”尤爾雅彷彿沒有聽見科斯塔最後幾句話，挺和氣
地問。

“帶你上哪兒去？”

“怎麼上哪兒去？上頂樓唄！”

“不行！”科斯塔斬釘截鐵地說。

“為什麼不行？”

“不行就是不行！第一，女孩子我們用不着，第二，我們為什麼一定
要帶你去呢？你會把衣服弄脏，甚至撕破的……”

“我可以換上舊衣服，”尤爾雅帶着最後的希望說。

“不行就是不行，”科斯塔粗暴地打斷了她的話。“你這算是什麼脾
氣？專愛管閑事！”

尤爾雅無可奈何，聳聳肩膀。她很想跟男孩子們一起到頂樓上去。
頂樓上什麼東西沒有啊！神秘的黑暗角落裏堆滿五花八門的玩藝兒：破
椅子啦，空瓶子啦，破沙發啦，生鏽的鳥籠子啦，有窟窿的鐵桶啦……誰
知道呢，要是掘掘，還可能找到無頭的舊洋娃娃啦，顏料罐啦，水晶玻璃
片啦，舊郵票啦，甚至還可能有野生植物標本哩……怎麼能够放過這樣
難得的机会，不到頂樓上去逛逛呢。

“帶我去吧！”尤爾雅含着眼淚央求說。“我也想跟你們一起去，要是帶我去，我給你……要送你一件很有趣的玩藝兒哩！”

“真的？”科斯達動了心。

可是尤爾雅決不定跟自己的哪件寶貝分手好。

“我送你……送你……想要非洲地圖嗎？”

科斯達使勁眨起眼來。沒說的，非洲地圖是樣好東西。比方說吧，有了地圖，在看麥因·李德(註)的作品時，馬上就知道哪裏有條什麼河流，哪裏有一片無法通行的沙漠，哪裏是深淵和湍急的瀑布……

“怎麼說也不行，”科斯達嘆口氣說。

“要是你答應……”尤爾雅轉入進攻，“你答應的話，我給你修理自來水鋼筆好嗎？”

科斯達更加動心了。他早就想找人修自來水筆，可是一直沒找到！他正打算答應，偶然一回头，看到貝紹站在門口，用責備的眼光看着他。

“沒什麼可談的！”科斯達連忙擺脫尤爾雅說。“你好，貝紹！”

“你們帶我去嗎？”尤爾雅怯生生地問。

“不帶，”貝紹一口回絕了，更冷淡地責備說：“你總是這樣，愛管閑事！”

兩個孩子跑到電梯司機的小房間去了。这个小房間在電梯和通地下室樓梯之間，又暗又窄，早就成了孩子們慣常聚會的地点。小房間只有一扇窗戶，朝着後院，好久沒有擦，幾乎不透光。然而正是在這里，在半明半暗中討論最機密的想法和計劃才最有意思。

〔註〕 麥因·李德(1818—83)是英國作家，寫了無頭騎士等冒險小說。

他們跑進小房間，簡直是當着尤爾雅的面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。
科斯達听完鋤匙的事，用手掌擦擦尖下巴。這是他父親的老習慣。

“你看這人有多大年紀？”他問。

貝紹象所有少年人一樣，說不上大人的年紀。

“他的年紀……他的年紀可能是四十來歲，也可能是五十。”

“你說他很胖，是嗎？”

“很胖……喏，這麼胖，”貝紹張開雙手比划着，“穿一身白衣服。”

“咱們大樓里可沒有這樣的人呀。”

“怎麼沒有！他親口對我說他住在這兒！”

“咱們大樓里住着些什麼人，你還能比我熟悉？”科斯達生氣了。“你說那胖子有個小女孩，是嗎？”

“他親口這麼說的。”

“親口，親口！……”科斯達學着他的腔調。“他什麼不能說呀！咱們大樓里有三個小姑娘，可是她們的父親都不是那個樣子的。巴芙琳卡的父親很年輕，還有勞卫制証章呢。索琳卡的父親現在不在家，出門去了……到匈牙利去了吧……而且他也很年輕。只有薇爾卡的父親年紀大，可是他瘦得象個猴子……”

“就這些？”

“就這些……怎麼，住在咱們大樓里的人，你以為我還會不熟悉嗎？”

貝紹也明白科斯達說得對。這究竟是一件什麼怪事呢！難道說那個穿白衣服的叔叔騙了他們？可是他干嗎要撒謊呢？

維謝林來了。他聽了這件怪事，也琢磨起來。

“反正钥匙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！”維謝林說。“那个叔叔不住在这座大楼里，就一定住在邻近的大楼里，瞧，那一座，或者那一座。要不然，钥匙还会从哪儿掉下来呢？”

“你真是个怪人！”貝紹不同意說。“你没看见这儿离那几座大楼有多远吗？”

“并不怎么远！”科斯塔爭辯說。

“咱們来看看吧！”

“来看吧！”

孩子們跑到院子里一看，邻近任何一座楼房离开他們拾到钥匙的地方都不止十公尺。

“是不对，”維謝林搖搖頭說。“掉不到这儿来，除非是扔。”

“还得下死勁扔呢！”科斯塔提醒大家說。“一个小姑娘能够扔这么远吗？”

“也許她是发火时扔的呢？”貝紹怀疑着插嘴說。“你知道人发起火来能扔多远吗？”

“听我說，”科斯塔向大家提議，“咱們去問問那几座大楼的电梯司机，那胖子是不是住在他們那儿。”

“对！”两个朋友高兴了。“咱們去！”

科斯塔立刻鎖上房門，孩子們就向外面走，可是他們剛出正門就楞住了，因为那个穿白衣服的人正不慌不忙地在街对面走着。他們立刻認出了他那好象浮腫似的胖臉。那胖子拎着一個大手提包。

“这里面有问题!”

孩子們一看見胖子，惊愕得連話也說不出來，張着嘴，瞧着他走過去。那人朝他們這邊瞥了一眼，隨即冷冷地轉過臉去。可是不管他這一瞥多么短促，貝紹覺得胖子瞅出了他。他甚至覺得胖子的眼光帶有惡意。不一會兒，那陌生人就在遠處消失了。

“是他嗎？”科斯塔醒過來以後，小聲兒問。

“是他，”維謝林同樣低低地，但是滿有把握地說。

“是他，”貝紹也証實了。

“剛才怎么不叫住他呢？”

他們誰也回答不上來。

“真叫人納悶，他为什么裝作沒認出我們來呢？”貝紹自言自語說。

“也許他真沒認出來，”維謝林聳聳肩膀。

“不，他認出我了，”貝紹皺起眉頭說。“他是故意裝作沒事人的樣子走過去的。”

“他竟到現在還不知道鑰匙弄錯了！”科斯塔驚異地說。

“我还是頭一回在我們街上看見他，怪就怪在這裡！”

“你算了吧！”科斯塔不同意說。“我看見過他好多回了，他就住在隔壁房裡。咱們馬上去找藍貝伯伯，會在他那兒把什么都打听清楚的。”

藍貝伯伯在隔壁大樓里當電梯司機。孩子們來找他時，他正在用拖把拖洗鑲木樓梯，一邊自言自語地嘟囔着什麼。這老人象往常一樣，干枯的臉好久沒剃，長着濃濃的一層硬胡鬚。尽管他看人老是皺着眉

头，可是孩子們一点儿也不怕他。

“藍貝伯伯，”科斯塔問，“剛走出大樓的那個胖子，穿白衣服的，叫什麼名字啊？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藍貝伯伯嘟囔說。

“我不过隨便問問。”

“那你就‘隨便’問他自己去吧！”

孩子們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科斯塔試著耍了个花招：

“郵遞員留下一封信，可是地址不对。也許是寄給他的……”

藍貝伯伯朝孩子們瞟了一眼。

“他叫阿辛·多羅曼諾夫。”

“他在報館工作嗎？”科斯塔說出了他首先想到的職業。

“他哪兒在什麼報館工作！”藍貝伯伯嘟囔道。“他開小鋪，賣胸針和各種別針……”

“哦——哦！”科斯塔拖長聲音說。“您知道得確實嗎？既然他開小鋪，為什麼他在家裏一直待到現在呢？這會兒所有的店鋪不都開門了嗎？”

“他跟他老婆一起開小鋪……”

“那麼誰照應他們的小女兒呢？”

“你們給我走開！”藍貝伯伯終於發火了。“照應什麼小女兒啊？他根本就沒有女兒！”

“藍貝伯伯，我們是在認真地問您，”科斯塔並不退縮。“我確實知道他有个小女兒！”

“既然你都知道，就給我走開吧！”藍貝伯伯一邊吆喝，一邊拿起拖

把。

是啊，要从这个开电梯的老人嘴里套出话来可真不容易！不过他们打听到这些也就够了。

事情很明显，那个穿白衣服的胖子不知为什么骗了他们。他住在别的大楼里，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女儿。不过，也许是蓝贝伯伯搞错了？

“咱们去查查户口簿吧！”貝紹出主意说。“反正每座楼房里都有户口簿的！”

户口簿挂在正门里大电表箱的木盖上，大电表箱里装着所有寓所的电表。他们在户口簿上面很快就找到了阿辛·多罗曼诺夫的名字，知道他住在四楼三号房间，58岁，已婚，开小铺。他的妻子薇丝克列茜雅45岁，同他住在一起。除他们以外，三号房间里从来没有登记过任何人。

孩子们默默地走出大楼，不约而同地一直朝科斯塔的小房间走去。

“我真想瞧瞧他怎么用别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门！”科斯塔说。

“很简单，他老婆给他开门，”貝紹提醒他说。

“他老婆？”維謝林笑起来。“就是那个在小铺里卖……卖什么……别针的吗？”

“他说得对，”科斯塔同意道。“没关系，咱们等他们回来……他们很快就要回家吃午饭的，那时候咱们就瞧见他们怎样进自己的房间了。”

离吃午饭还有两个来钟头。这会子孩子们一直待在多罗曼诺夫房子对过的街心小花园里。时间过得真慢呵，真慢……

大伙儿无心谈话，全在想着这把钥匙的怪事。

过了整整一个钟头，孩子们自己也该吃午饭了。大概他们的母亲已经朝窗外张望了他们不止一次。可是他们更紧地贴着茂密的丁香树丛，一秒钟也不敢离开。

“我说，”科斯塔提议，“你们两个回家去吃饭，由我来监视着。”

贝绍和维谢林坚决不愿离开。无论时间过得多么慢，他们仍然觉得在这儿要有趣得多，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埋伏着的猎人。最激动的是维谢林，他仿佛觉得是在等待罪犯、匪徒、特务……可是他不敢把自己的猜想告诉伙伴们，怕他们笑话他。

那穿白衣服的人终于在街头出现了。这回他不一个人，旁边有个火红头发的瘦女人。她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嘴唇搽得通红，脚上穿双红皮鞋，手里拎一个漆光闪闪的小手提包。象早上一样，穿白衣服的男人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大手提包，几条白面包突了出来。

孩子们紧张极了。

“我跟他们上楼去，”科斯塔小声说。“看他们怎么开门。你们在这儿等我。”没等他们眨一眨眼，科斯塔已经跳出了埋伏的地方。

贝绍和维谢林看见他赤着脚，不慌不忙地穿过马路，故意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打量着上面几层楼的窗户。多罗曼诺夫两口子一走进大门，科斯塔就跟着溜了进去。

过了顶多五分钟光景。这五分钟孩子们觉得长极了。科斯塔从大门里出来，走到街心小



花园，臉漲得通紅，使勁在草地上躺下來。

“喂，怎樣啦？”貝紹催問他。

“噫……”科斯塔神秘地哼了一聲。“世界上真是無奇不有。那胖子走到門口，從口袋里掏出鑰匙，就不慌不忙地開了門……”

“你瞧！”維謝林高興地嚷道。“我怎麼對你們說來着？他當時找的那把鑰匙，根本不是這個寓所的鑰匙！”

“怎麼，照你說，他不能有兩把同樣的鑰匙嗎？”貝紹問，不過他自己也不相信這一點。

“他當時明明親口說沒有第二把鑰匙的！”維謝林急躁地說。

“那麼他又撒了謊啦！”

“有了！”一直沒有開口的科斯塔突然嚷道。“他的鑰匙不是在我們這兒嗎？是在我們這兒！午後他們一走，咱們就去試試，看這把鑰匙能不能開開他的門。”

“想得妙！”維謝林贊嘆道。

“不錯，這法子可以試試，”貝紹也同意。

大家決定了。貝紹和維謝林去吃飯，科斯塔留在崗位上；他得監視着多羅曼諾夫兩口子什麼時候上小鋪去。

窗外的哨聲

四點鐘光景多羅曼諾夫兩口子走出了大門。這回那穿白衣服的人沒帶手提包。

多羅曼諾夫夫妻剛在街角拐彎，躲在樹叢里監視大樓的三個朋友就跳了出來，急匆匆地朝大門走去。貝紹抓住門把手，沉思起來。

“維謝林，你留在这儿！”他吩咐說。

“这为什么？”

“应当謹慎点儿。他們可能回来的。”

这主意很有道理，可是維謝林不爱听。

“为什么要叫我留下来，不叫科斯达留下来？”

“就是你留下来！”貝紹坚决地重說一遍。“科斯达知道多罗曼諾夫住在哪儿。”

“就好像門上沒写明誰住在里面似的！”

“也許寫了，可是你得留在这里！”

“为什么你自己不留下来呢？”

貝紹真感到驚訝，他連想還沒想到过这一点呢。

默默听着他們爭論的科斯达搔搔鼻子，犹豫不决地擡嘴說：“貝紹是队长……”

“玩的时候是队长，现在是另一回事……”

“是队长就什么时候都是队长！”科斯达火了。“好吧，要是你不乐意，那我留下。”

“沒有你也成！”維謝林嘟囔了一句，就轉过身去背朝着伙伴們。

貝紹和科斯达走进前厅。这儿又凉快又清靜。他們不约而同地在每节樓梯的轉弯处停下一会儿，留神听听，疑惑地斜眼望望那些銅匙孔，因為他們总觉得有人監視着他們似的。四樓到了。銅牌上寫着戶主的姓名。我們的孩子長到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干过这种危險的違法事兒哩——偷开別人家的門。貝紹把汗津津的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冷冰冰的銅匙。